

OGNIEM I MIECZEM

[波兰] 显克微支 著
梅汝恺 译 上册

火与剑

火与剑

· 上 册 ·

〔波兰〕 显 克 微 支 著
梅 汝 恺 译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 长 沙

Henryk Sienkiewicz
OGNIEM I MIECZEM

译本根据美国
Jeremiah Curtin,
“WITH FIRE AND SWORD”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1895

火 与 剑 (上册)

[波兰] 显克微支 著

梅汝恺 译

责任编辑: 龚绍忍

装帧设计: 胡 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86,000 印张: 19 印数: 1——80,000

统一书号: 10109·1297 定价: 1.38元

前 言

历史小说《火与剑》，是杰出的波兰爱国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至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小说借正面描写十七世纪中叶查坡罗什哥萨克暴乱，克里木汗入侵，从而侧写出一六五四年后沙俄肢解波兰、吞并乌克兰这一历史事件；其目的，正如波兰评论家儒拉夫斯基阐述的，显克微支“打算给生活在占领者铁蹄下的同胞们打一打强心针。他打算指出，不存在什么没有出路的困难，波兰可以也必须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战。”儒拉夫斯基认为：“毫无疑问，这一动机是爱国主义的，美丽的。”^①如所周知的史实，曾经是一个比俄国与普鲁士更文明、更强盛的大国的波兰，正是从《火与剑》所反映的这段历史时期开始，国势每况愈下，到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就三次遭到了以沙俄为首的俄、普、奥三强的瓜分，由此它就在地图上被消灭了。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显克微支开始写《火与剑》时，作家当时的身份仍然是亡国奴，甚至直到一九一六年显氏病故为止，他也没有做过一天自由民。作家正是经历了七十年的亡国奴生涯，耳闻目睹自己亲爱的祖国受压迫、遭蹂躏，人民被虐杀、遭残害，因而在哀痛之余，奋如椽巨笔，发此怒吼、反抗、复仇之心声，其意正是在为苦难祖国的复国活动而振臂高呼。

确实，人们也正是通过这部规模宏伟、壮丽非凡的史诗般小说，通过小说中主角斯克谢图斯基、雅里梅亲王，甚至通过丽质如花、坚贞似玉的海仑娜公主以及其他英雄男女的生活和斗争，栩栩如生地见到了波兰爱国志士的伟大的献身精神。也正是通过这些英雄人物和风云变幻的场景的描写，使人们坚信，波兰国魂未泯，“有一个波兰人在，就有一把刀”，波兰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因而国贼可除，强权可胜，亡国可兴。而这，也就正是爱国作家显克微支向全世界人民所表达的他的坚定信心。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更好地体会这部小说的战斗含意，在这里，有必要把乌克兰与波兰、乌克兰与沙俄、以及克里木汗国的历史渊源，作个简略的介绍。

历史从九世纪追溯起。那时在斯拉夫民族定居的维斯杜拉河流域和第聂伯河流域间的广大地带，由于北欧诺曼人的入侵，曾出现过一个相当强大的叫做基辅罗斯（或称留里克帝国）的国家，而乌克兰全境，就是处于这个帝国的疆域之内的。基辅罗斯和后来的莫斯科公国或沙皇俄国的关系，以及和波兰、立陶宛的关系，正如马克思论证的，它既是莫斯科公国奠基的先导，同时也是波兰、立陶宛的先导^②。马克思论证说，东、西斯拉夫现代各民族的历史，只是在基辅罗斯的“大公的至高权威在七十个同族王公的角逐中消失了”^③以后，才算真正开始。这当是在十一世纪左右。波兰正是在十一世纪左右，作为西斯拉夫民族的代表，在基辅罗斯“这场洪水退去以后”^④开始建成了自己的国家。而作为沙皇俄国发祥地的莫斯科城，实际直到十二世

纪初，即一一二四年才开始兴建。因沙俄前身的莫斯科公国的立国，大大晚于波兰。

到十三世纪，又发生了一个对于东、西斯拉夫人都是“大难”的变故，那就是蒙古汗的入侵。小说《火与剑》反复写及的克里木汗国，也就是由此而来的。据史料记载，蒙古汗曾两次出兵西侵，尤其是拔都汗，一二三二年，他统兵二十万，于一个月内在俄罗斯地带毁城十四座，内中就包括莫斯科城。一二四〇年，拔都攻陷基辅。蒙古军继续西进，侵入波兰，焚毁了撒道密尔和克拉科夫。但在瓦尔斯塔特，蒙古军遭到了波兰、德意志和条顿联军的坚决抗击，蒙古军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致实力大受亏损。一二四三年，拔都回师伏尔加河下游，以萨莱为都城，建立了著名的横跨欧亚的钦察汗国。叙述这段历史是必要的，因为《火与剑》所写及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克里木汗，以及被小说称做“瘟疫”的沙俄，都与钦察汗的历史发展有瓜葛。

先说沙俄，据马克思的论证，沙俄前身的“莫斯科公国凭借鞑靼枷锁而兴起”，又是“由于鞑靼统治的消失而获得独立和权力”的。马克思肯定说：“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⑤而波兰、立陶宛，恰恰在莫斯科公国逐渐形成时，便以火与剑来回答钦察汗的统治了。立陶宛于十四世纪中叶挫败了钦察汗，从蒙古人手里解放了包括著名的基辅地区在内的第聂伯河流域。波兰也在这相当时期，从西南方向，向钦察汗展开了进攻，从蒙古人手里解放了沃伦等

地。查一查世界历史地图，人们当能见到，这沃伦，到包括基辅在内的整个第聂伯河流域，乌克兰，甚至连同白俄罗斯，都正是处于被解放了的广大幅员之中的。此后，由于波兰女王和立陶宛大公联姻，波兰和立陶宛成为统一的国家，乌克兰也就成了这个统一的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火与剑》据以描述的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的历史由来。恩格斯对这段历史有如下的总结，他写道：“当旧的波兰国家由于同立陶宛合并而组成时，俄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时，它还处在蒙古征服者的铁蹄之下。而在这以前一百五十年，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就已经共同努力把蒙古征服者赶回东方，赶过第聂伯河去了。”^⑥这就证实了一点，就是说，即便莫斯科公国建成为真正的国家，乌克兰和莫斯科公国或和此后的沙俄，都毫不相干。相反，她倒是由于波兰、立陶宛人民的奋起抗击，被从钦察汗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论证沙俄和乌克兰的关系时，恩格斯毫不含糊的用的典型字眼就是“吞并”。^⑦

那么《火与剑》浓墨重彩描写的克里木汗又是什么呢？原来，拔都汗创建的钦察汗国，内由于地方封建主的势力日强，外由于帖木儿汗的侵袭，国祚绵延仅二百多年，庞大的汗国就解体了；由此分裂出了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克里木等若干小汗国，而克里木汗则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因为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又与当时的头等强国土耳其结盟，这样，它就成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特别是乌克兰地区的大患。显克微支作为亡国奴作家，毕生呻吟在沙俄大兵的军靴下，不能不用曲笔，

所以在《火与剑》中，他从正面描写克里木汗，而用侧笔写出沙俄对波兰的肢解，写出其对当年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乌克兰的被吞并这一苦痛的史实。这是容易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披着精制的画皮的卖国贼赫米尔尼茨基，正如史料所载，或如《火与剑》所揭示，他打的是革命的旗帜，喊的是革命的口号，什么“反王公贵人”，什么“保护哥萨克的权益”，等等，好象赫米尔尼茨基领导的是一场革命的农奴起义，克里木汗或俄国沙皇借“支援”之名出兵入侵乃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是进步的。恩格斯对此作了剖析，他说：“人们在谈到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时，总是把它看做是一种非常革命的东西，但是，俄国大约还在一百年以前，就在波兰开始了这样的战争，而这是阶级战争的绝妙的样品。”^⑧“因为东部地区是小俄罗斯人，需要把他们合并到大俄罗斯里去，并且借口革命权利，武装农奴去反对他们的主人”。^⑨这样，“俄国士兵和小俄罗斯的农奴一起前进，焚烧波兰贵族的城堡，但只是为了给俄国的吞并作准备。一旦吞并实现，还是那些俄国士兵，就又把农奴拖回他们主人的枷锁之下。”^⑩按恩格斯指的“小俄罗斯人”，就是乌克兰人，俄国所要吞并的，正就是乌克兰。所谓“革命权利”，就是《火与剑》所描述的赫米尔尼茨基所声言的“查坡罗什哥萨克权益”，“农奴”就是指的哥萨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经过赫米尔尼茨基的叛卖，先是克里木汗的鞑靼牧人军，然后则是俄国大兵，和查坡罗什哥萨克一起前进，焚烧波兰贵族的城堡，最终得以让俄国对乌克兰实现吞并；而等到这种吞并一旦实现，正还是这些俄国大兵，回过头来再把这些查坡罗什哥萨克打

成沙皇的农奴。这就是《火与剑》所描述的三百多年前在波兰所进行的这场“阶级战争”的“绝妙”处。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可算是对作家显克微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好的褒奖。因为小说《火与剑》正是这样展开故事、塑造人物的。当然，小说也不是没有缺点，如在揭露赫米尔尼茨基时，没有把赫米尔尼茨基勾结外国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与当时农民的被迫暴动严格区分开来，甚至对雅里梅的斩杀无类采取无谴责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这都是作者局限性的表露。

显克微支文笔绚烂，辞藻华美，同时代的评论家说他“文采都丽，并世无两。”实非过奖之词。而在结构故事、组织情节方面，作家更有其独到之处。例如《火与剑》一开首就展开大场面的战斗，而在战斗与战斗间，又以动人的笔触，串联着斯克谢图斯基和海仑娜公主间的爱情纠葛，金戈铁马与蜜意柔情交织一起，令人屏息敛喘，心往神驰。当然，显克微支的独特的艺术魅力绝不止此，这些，还是留待读者去细细咀嚼吧。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注：

① 引自约·儒拉夫斯基《波兰文学史概论》。

②③④⑤ 均引自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⑥⑦⑧⑨⑩ 均引自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主要人物表

- 潘·扬·斯克谢图斯基 王国校尉军官，本书主角。
- 赫米尔尼茨基 里通外国的奸雄。
- 萨茨维列克霍夫斯基 王国团队长，老掌旗官。
- 恰甫林斯基 切津林副市长长官。
- 潘·萨格罗巴 贵人，爱国者。
- 潘·龙金·波德毕平特 立陶宛贵人，爱国者，王军校尉。
- 巴拉巴什 老团队长，巧卡赛司令。
- 潘·罗伊汶·乌尔苏 瓦拉几亚信使。
- 康斯坦丁公爵夫人 暴戾的庄园主。
- 海仑娜公主 斯克谢图斯基的未婚妻。女主角。
- 鲍庚 哥萨克英雄，潘·扬的情敌。
- 西蒙 公爵夫人之子，海仑娜从兄。
- 雅里梅·维什涅维茨基 亲王，王国著名的爱国将领和统帅。
- 加丽赛黛王妃 雅里梅之妻。
- 安纽霞·葆淑包盖达 王妃的女嫔。
- 潘·沃罗德雅夫斯基 亲王麾下的龙骑兵校尉。
- 麦克荷威茨基神父 亲王的近臣。
- 杰德兴 潘·扬的仆人。
- 潘·毕克豪威茨 亲王麾下的校尉军官。

- 潘·格罗德萨茨基 卡达克要塞司令。
- 特盖·拜 克里木汗国侵略军将领。
- 潘·勃托茨基 王国哥萨克大统领。
- 克里诃夫斯基 原王国团队长，后为叛军将领。
- 萨克哈 哥萨克头人，潘·扬的恩人。
- 潘·克谢尔 亲王麾下校尉军官。
- 克里木汗，即伊斯拉姆·基利 贪残暴戾的国君。
- 维哥夫斯基 赫米尔尼茨基的书记官，后接任为统领，起义反俄。
- 克利沃诺斯 赫米尔尼茨基麾下悍将。
- 潘·铁什克叶维奇 王国基辅总督。
- 潘·基赛尔 王国勃拉茨拉夫总督，主和派要人。
- 道密涅克·萨斯拉夫斯基公爵 王国统帅，主和派，绰号为“羽毛褥子”。
- 潘·康叶茨洋斯基 王国统帅部三头统帅之一，绰号为“吃奶的孩子”。
- 奥斯特罗罗格公爵 王国统帅部三头统帅之一，主和派，绰号为“拉丁语”，意为只知夸夸其谈。
- 荷莘娜 女巫，海仑娜被监禁时的看守人。
- 弗肖尔 亲王麾下骁将，校尉军官。
- 卡西密尔亲王 为新选的波兰国王。
- 克哈拉姆甫 立陶宛王军卫队长，安纽霞的崇拜者。
- 叶尔莎·奥苏林斯基 王国御前大臣，主和派领袖。
- 戴德雅罗 赫米尔尼茨基麾下骁将。

布尔莱 赫米尔尼茨基麾下骁将，鲍庚的恩师。

弗尔利 王国新统帅部统帅之一。

兰茨柯仑斯基 王国新统帅部统帅之一。

瑟拜哈依 克里木汗驾前骁将。

玛利克·梭宾斯基 王国将领，波兰中兴名王扬·梭宾斯基之兄。

潘妮·维特芙斯卡 海伦娜公主的保护人。

· 火 与 剑 ·

是鲁迅生前推荐过的书

· 显克微支 ·

是鲁迅“最爱看的作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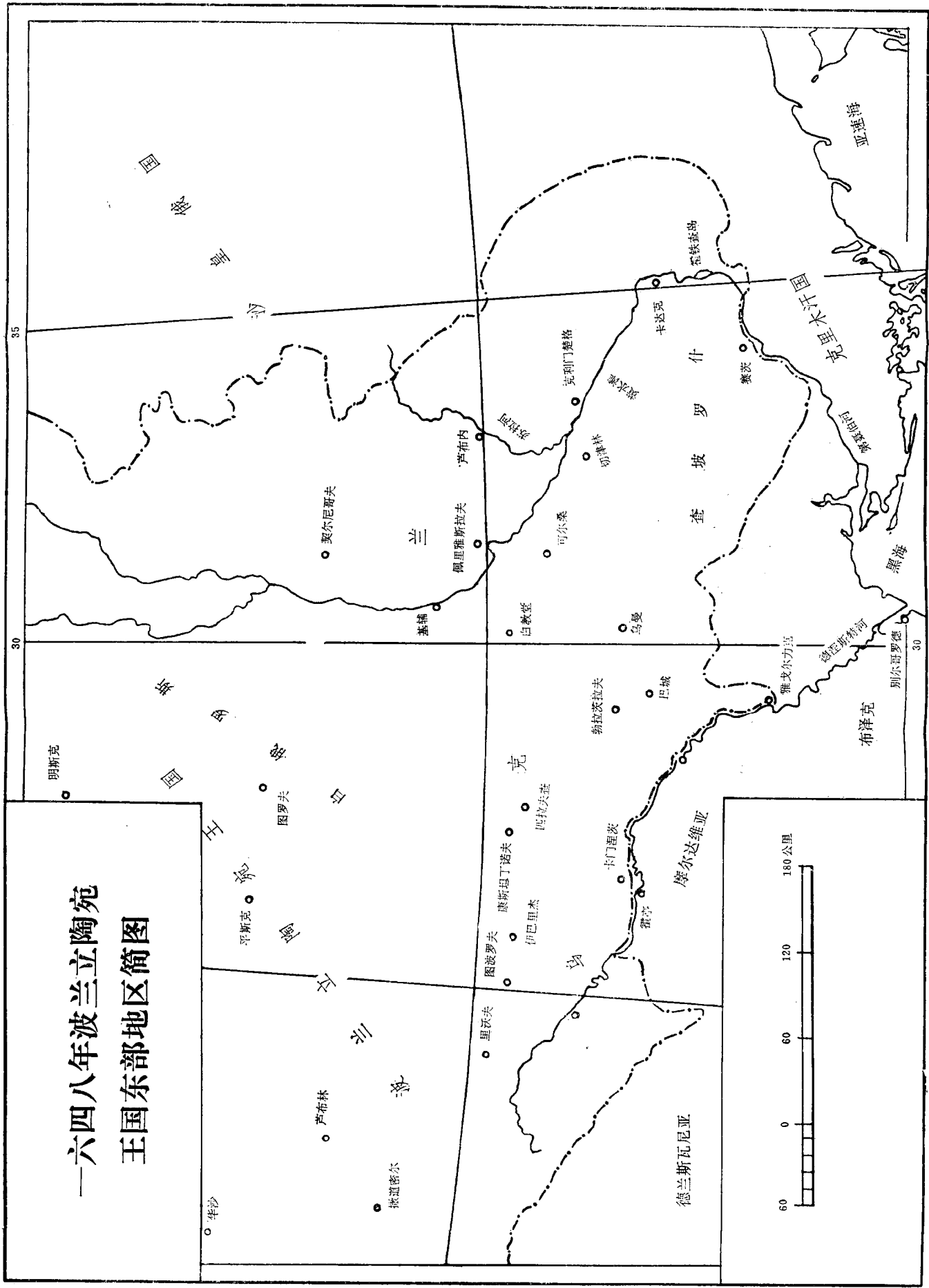


· 作者简介 ·

亨利克·显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是波兰十九世纪杰出的爱国主义作家，波兰文学史上的语言大师。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OGNIEM I MIECZEM

一六四八年波兰立陶宛王国东部地区简图



第一章

一六四七年，真是个怪异的年头。在这一年里，天上地下出现了多种多样征兆，在预示着灾难和某些不寻常事件。据当年史家们记述，春日才开始，就有大阵大阵飞蝗，从东大荒^①倾巢而出，毁坏了谷物和牧草。这是鞑靼人^②入侵的一个先兆。夏天，先是出现了日蚀，跟着扫帚星又显现于天际。在华沙，全城人都见到一个出土的墓龕^③，云层上燃起十字火^④，人们举行斋戒，赈济贫困，因为有人扬言，说一场瘟疫^⑤就要降临大地，人民要遭殃，最后终于迎来一个如此和暖的冬日，和暖到连最年老的人，都记不起有过相似的年景。在南方各省区，河流就没有封冻过。逐日消融的积雪，涨满了河道，汹涌的洪水漫溢堤岸。霪雨连绵，草原积水，形成一片广袤无际的沼泽，真是异怪中的异怪，南方的太阳是多么温暖啊！在勃拉茨拉夫和东大荒，早在十二月中旬，草原、平川都已为一层绿茸茸的浅草所覆盖。蜂房里的蜂群，营营奔忙；哞哞的牛群，徜徉在牧地上。事物时序，比比如此，总是显得这样不自然。在露西亚^⑥，所有的人都神经亢奋，睁大着眼睛，期待着、搜寻着某些异常的事故，特别是对东大荒，因为如果真有什么险象，在这儿将比任何地方更容易显现出来。

但那阵，在东大荒并没有什么事儿不寻常。那里既没有争斗，也没有鏖战。除了那些日常无足轻重的事儿以外，人们知道的就只有关于鹰呀、鹫呀、老鸦呀、平原走兽呀这些事儿。因为在那时期，东大荒就这么个样儿。当拓荒人最后中止南进时，他们离开第聂伯河沿的切津林那头并不太远，而在德涅斯特河岸那带，也并不离乌曼太远。再向前，直到海湾和海^⑦，就没别样东西，除了草原还是草原。这一地区，由两河构成副骨架，仿佛镶了道边儿。在卡塔利克茨^⑧那面，在第聂河湾的下路乡间，哥萨克的日子倒是过得挺闹忙的。但在开阔的平川上，却阒无人居。只沿河两岸，这儿那儿给开辟出小块的田畴，象散落在海面上星星点点的岛屿。这大片土地名义上属于波兰，可实际上是片空旷的土地，所以联邦王国^⑨准许鞑靼人在这儿放牧。因为哥萨克经常来阻止放牧，牧场也就成了战场。

这个地带究竟打过多少仗，又有多少人在这儿倒地殒命，没有人算计过，也没有人记得起。只有那鹰、鹫、老鸦经见这一切。若有谁在某个地方听见老鸦在扑翼、鸣噪，看这些猛禽在一个去处盘绕回旋，那就会知道，这下面准躺着人的遗尸或未经埋葬的骸骨。在这草莽间，人猎人，就跟猎狼或猎野羊一般，谁都干得。亡命之徒在这蛮荒里，靠草原藏身。牧人以武装保护他的牧群，武士来这儿探险猎胜，盗匪来这儿打劫。在这儿，哥萨克等于是个鞑靼佬，鞑靼佬也等于是个哥萨克^⑩。有时为着卫护牧群，成帮牧人跟成队盗匪交手。因此，这草原既空旷，又多事；既宁静，又恐怖；既和平，而又杀机四伏。蛮荒的野性，由于蛮荒本身，同时，也形成于人的粗野气质。

有时一场大战遍及全境。于是，鞑靼骑兵团、哥萨克团队、波兰或瓦拉基亚连队，就象浪涛似的在这儿泛滥着。到了夜间，马的嘶嘶，应和着狼的嗥叫，战鼓咚咚和着铜喇叭的呜咽，一声声回荡在俄维德岛和黑海上空。而沿着克契人所踏出的黑色径道，这时就横溢着如潮的人流。联邦王国的国境线，从卡门涅茨^①到第聂伯河，都由边防哨所和村舍哥萨克警卫着。每当无数的鸟群为鞑靼人所惊，振翼北飞，这就说明各条道路正在涌进人流。但如果鞑靼人从黑森林溜出来，或者打瓦拉基亚^②边陲渡过德涅斯特河，那么，在南方省区，就会有另外的鸟群跟他们一起蜂涌而至。

可是在那个冬日，并没有鸣噪着的鸟群飞临王国国境，草原甚至比平常还要宁静。当我们开始我们的叙述的时候，太阳正在落山，红丽的晚霞，投光在地面上。地面一派空寂。打东大荒北沿，沿着乌迈涅克河到河口，哪怕就连最尖的眼睛，都看不到一个活人。在这黝黯的、干燥的、凋萎的草莽间，甚至连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衔土的半盾形的落日，余晖虽在，但五重之天^③变得朦胧了，草原也就越来越显得幽暗。靠河的左岸，那儿有座丘岗，与其说它象山，还不如说它更象座陵墓。这是个有着围墙的哥萨克村舍的残址，相传还是费多尔·保契茨基当年在这儿兴建的，此后为外族的侵掠所毁败。残址伸展着长长的黯影。而在远方，源远流长的乌迈涅克河，闪烁着粼粼水光，从这儿打弯一直奔向第聂伯河。这时，天空的夕照、地面的回光，每分每秒都在变幻消褪。当人们听到空中的鹤鹤啼唤着飞向海面，于是，这就成为例外的声响，打破万籁的沉寂。